

第三章 革命反對改革：盧森堡對於修正主義的批判

第一節 去除最終目標對社會主義的影響：伯恩斯坦的兩難

通過前面的說明，我們看到伯恩斯坦從經驗方法出發，回頭檢證作為社會主義革命基礎的危機與崩潰理論，以及這種經濟衰敗所導致的無產階級革命。最後他認為，正是因為馬克思以高度抽象的辦法，試圖說明高度複雜的現實現象，以致於他將社會的發展過程看作是經濟單一因素所決定的結果。因此，他忽略了許多參與決定現實的因素。

由此，馬克思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卻沒有看到伴隨這個趨勢的發展，資本主義本身出現了許多細部的調節方式。而正是因為這些調節方式的出現，使得資本主義本身雖然仍會產生危機，但是其本身卻能夠調節危機所引發的經濟不景氣。透過這些調節機制，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再是一個帶領該體制直線下降的工具，反而能將每一次的危機化為另一個轉機，由此使得資本主義最終的崩潰變成至少在可預見的範圍是不可能的。

既然資本主義的衰弱與崩潰在可預見的範圍是不可能的，那麼原先建立在資本主義內在矛盾之上的階級對立尖銳化就不會發生了。這麼一來，原先要求透過經濟基礎所形成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就無法形成，沒有了無產階級意識，無產階級革命就無法發生。

由此，伯恩斯坦通過對馬克思理論的批判，同時推翻了將社會主義的策略放置在由經濟衰弱引發的革命策略上。因此，如果經濟法則是不可期待的，那麼我們就必須以行動來創造我們所欲求的法則。這麼一來，當下的運動成了社會主義來臨的必要條件。如果沒有當下的運動，就我們所欲求的社會主義原則就無法實現。沒有這些我們所欲求的社會主義原則，就算資本主義真的因為經濟的原因發生崩潰，隨

著資本主義滅亡而到來的也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另一種不知道是什麼樣的社會。

這麼一來，在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上，我們必須重視爭取生活條件的改善、平等法律的建立，以及社會主義元素的發展等。以期透過這些實踐活動的爭取，逐步到達社會主義的境界。

由此，日常實踐活動對於社會主義來說，不再只具有次要性的價值，而是具有內在的重要性。換句話說，對於伯恩斯坦來說，正是因為日常實踐活動的爭取，不論在形式或內容上，不僅是逐步通往社會主義的進程，更是社會主義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的逐漸實現。這樣一來，日常的實踐活動就不再只是終極革命的練習而已，而是打碎了的革命：每一次對於最長工作時間以及最低工資的爭取、每一次不平等法律的去掉，都是一次小小的革命。雖然沒有流血，也沒有驚天動地的動亂，但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仍舊逐漸被實現出來。這麼一來，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認出當下應該爭取的實踐任務，並逐步透過立法或工會的力量，使得無產階級的生活能夠逐步改善。直到有一天，當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經濟生活條件與權利義務已無所區分的時候，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就算完成。

於是，對於伯恩斯坦來說，日常運動或是實踐任務，就是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本身，而沒有日常改革作為基礎的最終目標，只是空洞的口號，應該予以去除。所以他說：「日常運動對我來說才是全部，而終極目標則什麼都不是。」

但是，失去最終目標的改革仍能通往社會主義嗎？換句話說，沒有資本主義崩潰所帶來的社會革命，所實現的仍舊是馬克思意義下的社會主義嗎？

如果伯恩斯坦作為馬克思的反對者，照射出了一部分馬克思理論的說明與侷限。那麼在第二國際，最能夠作為伯恩斯坦的鏡子，來照射出伯恩斯坦想法的內容和侷限的，就必定是盧森堡(Rosa Luxemburg)了。「從 1898 年開始，當德國社民黨被伯恩斯坦所支持的

修正主義爭議所瀰漫的時候，盧森堡的寫作和演講大部分都在反對由伯恩斯坦所支持的修正主義和其他改革主義者。」¹⁵⁵

對於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修正主義能否達到社會主義這個問題，盧森堡的答案是否定的。她認為：

如果伯恩斯坦的問題僅僅在於肯定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比先前所想的慢，那麼，他只是提出一個延緩(adjourning)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論證，而這是至今大家都同意的。這種想法的結果就是延緩鬥爭(struggle)的速度。但是並非如此，伯恩斯坦的問題不在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速度之快慢，而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本身，並且，很可能在結果上，對於社會主義作了改變。¹⁵⁶

伯恩斯坦體系的軸心不在於他對於社會民主黨實踐任務的概念上。其軸心是立基於他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之客觀發展進程的看法，而此種立場，回過頭來與他對於社會民主黨實踐任務的概念緊密相連。¹⁵⁷

盧森堡清楚的說出，伯恩斯坦之所以會將日常的運動當作是社會主義的全部，正是因為伯恩斯坦改變了傳統上馬克思主義者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客觀發展過程的看法。換句話說，正是因為伯恩斯坦放棄了最終目標，運動本身的價值才是可能的。正是因為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不會崩潰，改革運動本身才具有推動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

但是，正是在這裡出現了有趣的問題。如果社會主義最終是要取代資本主義，而伯恩斯坦又先肯定的資本主義的持續性，那麼伯恩斯坦所提出的修正主義，還能夠帶給我們還是社會主義嗎？還是他的計畫只是讓我們停留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

¹⁵⁵ Kolakowski, L. (1978).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 Volume II The Golden A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62.

¹⁵⁶ Luxemburg, R.(1973). *Reform or Revolution* (M. A. Waters, Trans.). NY: Pathfinder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 p.11.之後再引用此書，將以「Luxemburg, R., *Reform or Revolution*,p.頁數」代表之。

¹⁵⁷ Luxemburg, R., *Reform or Revolution*, p.10.

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矛盾。如果我們認為社會主義會取代資本主義社會，那麼就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將會消逝。而在這裡，資本主義指得是一種生產的方式。換句話說，資本主義社會將會被社會主義所取代的意思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將會被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給取代。

這麼一來，如果伯恩斯坦是對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因為自己的矛盾而崩潰，那麼就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能夠持續下去。既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能夠持續下去，那麼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就無法取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既然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無法被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那麼就表示社會主義將不會來臨，資本主義將會獲得最終的勝利。

正是在這裡，伯恩斯坦面臨了他的兩難：

要不是社會主義的轉變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而且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內在矛盾也會發展起來，在某一時間點上，無可避免的導致自己的內在矛盾（在這樣的情況下，「調適方法」是無效的，而崩潰理論是正確的）。那麼就是「調適方法」真的會停止資本主義體系的崩潰，且因此藉由抑止資本主義自身的矛盾，而使得資本主義能夠維持自身。在這樣的情況下，社會主義將不再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再是社會物質發展的結果。¹⁵⁸

簡單來說，如果伯恩斯坦所說的調適方法是對的，那麼資本主義將不會滅亡，而社會主義又不會到來。如果資本主義會因為自己的矛盾而滅亡，從而帶來社會主義，那麼調適方法就是錯的。

這麼一來，對伯恩斯坦來說最重要的資本主義調適機制就面臨一個困境：如果調適機制是對的，則社會主義不會到來；如果社會主義會到來，調適機制就是錯的。

¹⁵⁸ *ibid*, p.13.

要不是修正主義對於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看法是對的，而因此社會的社會主義轉變只是烏托邦式的空想；就是社會主義不只是空想，而「適應方法」是假的。¹⁵⁹

由此，我們就可以看出，對盧森堡來說最終目標的重要性。社會主義的來臨，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有著不可挽救的內在矛盾。而正是因為這種不可挽救的內在矛盾，才使得社會主義的來臨成為必然的。由此，社會主義的必然性必須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衝突上。一旦否定了這種衝突引發的危機，以及這種危機引發的崩潰，那麼資本主義不會過去，社會主義也將不會到來。

這麼一來，當伯恩斯坦反對資本主義會因為其內在矛盾而導致自己崩潰的同時，社會主義就同時化作一場夢。

因此，對盧森堡而言，社會主義要能夠是「科學的」，而不是「空想的」，就表示社會主義正是奠基在現今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矛盾衝突中，透過這樣的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社會主義才能夠是必然的。

盧森堡認為，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礎在於，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個原則性結果：

- (1)資本主義經濟的混亂(anarchy)持續增加，無可避免的導致自己的毀滅。
- (2)生產過程的持續社會化，創造了未來社會秩序的胚胎。
- (3)無產階級意識和組織的增強，為未來的革命建立了積極因素。

160

而後面兩者的發展，必須仰賴第一項原則的逐步發生。由此，當伯恩斯坦宣告放棄最終目標的時候，他就同時放棄的科學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基礎。這麼一來，要不是伯恩斯坦是錯的，就是社會主義只是一場

¹⁵⁹ *ibid*, p.13.

¹⁶⁰ *ibid*, p.11.

夢。而伯恩斯坦自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必定要認為社會主義是將會實現的。因此，伯恩斯坦就必須是錯的。

因此，最終目標對於社會主義者的意義就在於：

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展現在資本主義中漸增的混亂中，此種混亂會把資本主義體系帶入一種絕境。如果一個人同意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發展不會導向自己的滅亡，那麼社會主義就不再是客觀的必然性。¹⁶¹

那麼，爲了說明伯恩斯坦是錯的，盧森堡就從對於伯恩斯坦來說，最重要的調適方法下手。因爲，只要能夠說明調適方法是無效的，那麼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法則就仍是有效的。那麼保障社會主義的來臨才能夠獲得必然性的保證，社會主義才能夠不是「空想」，而是「科學」。

第二節 盧森堡對調適方法的反對

既然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不會因爲自己的內在矛盾而造成崩潰，那麼資本主義就必定會產生某種可以調節自身對立的機制，透過這些機制，使得資本主義的矛盾可以減緩，使得災難式的崩潰不會發生。

這些減緩矛盾發生的機制，也就是「調適方法」(means of adaption)，盧森堡認為可以至少有以下幾種：

(1) 由於信貸制度(credit system)、生產組織的發展以及交通和通訊方式的進步，首先展示在普遍危機(general crisis)的消失上。

(2)由於在生產上，漸增的分工差異性以及大量無產階級上升到中產階級，展現在中產階級的韌性(tenacity)上。

¹⁶¹ *ibid*, p.12.

(3)由工會運動改善了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處境所證明¹⁶²。

但是，如果調適方法使得資本主義不會崩潰，那麼社會主義又怎能來臨呢？

調適方法—工業同盟(或卡特爾，cartels)、信貸制度、交通方式的進步、工人階級處境的改善—對伯恩斯坦來說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抑止，或至少減弱了資本主義經濟的內在矛盾，以及停止這些矛盾的發展或惡化。由此，危機抑止的意義只能是，抑止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生產和交換間的對立。工人處境的改善，或是將某部分的工人階級提升至中產階級，其意義只是減緩資本和勞工之間的對立。但是，如果上述的因素抑止了資本主義的矛盾，從而就結果而論拯救了該體制不致毀滅，如果它們（調適方法）讓資本主義維持自身，那麼我們如何能夠說工業同盟、信貸制度、工會等同時是「社會主義的條件，甚至是胚胎呢？」明顯地，它們只清楚地表達出生產的社會主義特徵而已。¹⁶³

簡單來說，如果調適方法是對的，那麼資本主義就不會毀滅，社會主義就無法取代資本主義而到來。最多我們只能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有某些生產方式看起來「好像」有社會主義生產的形式。但是，這仍舊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社會主義社會。

把它們〔調適方法〕的社會主義特徵呈現在資本主義形式下，這些特徵就變得沒有用處了。這就是為什麼它們〔調適方法〕只能在理論的意義下，而非歷史的意義下作為社會主義的條件或胚胎。它們是這樣的一種現象：在我們社會主義概念之下，我們知道它們與社會主義相關，但是事實上，不僅不能導致社會主義革命，更會讓社會主義革命變成是不必要的。¹⁶⁴

¹⁶² 整理自 Luxemburg, R., *Reform or Revolution*, p.10.文中 1、2、3.是為方便讀者清楚閱讀，自行加上，原書中沒有。

¹⁶³ *ibid*, p.12.

¹⁶⁴ *ibid*, p.13.

社會主義原則的有效性，唯有當「社會主義已經取代資本主義而存在」時才是可能的。否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還是資本的法則起決定的作用。在這樣的狀況下，伯恩斯坦的調適方法最多只能被看作資本主義克服其積累的困難，繼續擴大發展的中介。

透過這樣的看法，盧森堡開始對調適方法進行批判。

一、對信貸制度的反對

首先，信貸制度為什麼可以作為調節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方法呢？盧森堡認為，信貸制度在資本主義下，表現了至少兩種功能：第一，擴大生產；第二，便利交易(facilitate exchange)。當資本主義生產試圖無止盡的擴大的時候，會和受限制的私有財產的消費能力產生矛盾，而信貸制度似乎可以通過以下的方式，克服這種限制：

信貸制度，通過股份制(shareholding)把個別資本集結成大量資本。它[信貸制度]讓每個資本家可以使用其他資本家的錢——以工業資本的方式。作為商業資本，它[信貸制度]促進商品交換，且因此促進資本再投進生產，因此幫助整體生產循環。信貸制度的這兩種主要功能，明顯地影響危機的形成。¹⁶⁵

簡單來說，信貸制度可以同時擴大生產和消費能力。首先，信貸制度讓資本主義生產可以擺脫個別資本家有限財產的限制，讓資本家透過合股制度，或至銀行貸款，讓本身能夠投注在生產上的資本量增加，由此來達到擴大生產規模的目的。¹⁶⁶

於是，這樣看起來，信貸制度確實削減了資本主義當中，無限生產要求與有限的生產能力與消費能力的矛盾。但是，盧森堡認為，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她認為：

¹⁶⁵ *ibid*, p.13f.

¹⁶⁶ 再者，信貸制度也可以擴大消費能力，個別的消費者可以藉由貸款，來負擔原先無力購買的產品，由此加速商品的流通，以及讓商品重新變成資本，投入再生產的過程。

[1] 信貸制度會不成比例地增加生產擴張的能力，且因此形成一種內在動力，不斷將生產超越市場的限制。……在增進過度生產之後，信貸制度在危機中，摧毀了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危機的徵兆一起，信貸制度就消失了。

[2] 集資會導致投機。信貸制度不僅在它作為一種不真實交換方式(dissemble means of exchange)的能力上惡化危機，它更是藉由把所有交換轉變成極度複雜以及人為的機制（這樣的機制非常容易崩解，因為它僅有非常少的金錢作為真正的基礎），造成危機的產生與加劇。¹⁶⁷

首先，在生產上，雖然信貸制度可以暫時將生產力擴大，但是，生產的商品必須要能夠賣得掉，才能夠進行再生產。也就是說，生產出來的商品，必須能夠被有限的消費力消化，否則就會形成危機。但是，雖然信貸制度能夠在某一時間內，增加生產規模與消費能力。但是，不論是資本家或消費者透過信貸制度借貸到的金錢，都不是原本自己所本有的，所以，一旦生產的商品不被市場所吸收，反而更會產生危機。¹⁶⁸

由此，信貸制度看起來，確實能夠削弱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但是在實質上，它更是加深了此種內在矛盾發生的可能。正如盧森堡所說的，一旦危機產生，那麼信貸制度馬上喪失它的調節功能，就如公司一旦財務出現問題，各家銀行就會停止貸款。而當貸款數量多到銀行無力支撐之時，就連銀行的營運都陷入問題。

更進一步來說，正是因為有了信貸制度，使得不論生產者或是消費者，都希望能夠，而且很有可能能夠獲得此種「擴大」的生產或消費資源。而在此種狀況下，危機產生的風險反而大大提高。由此，

¹⁶⁷ *ibid*, p.14.

¹⁶⁸ 現在很嚴重的「卡奴」問題可以從這樣的分析中看出端倪。正是因為消費貸款的出現，使得消費者能夠以更多不屬於自己的金錢進行消費。而一旦許多過度消費者無力償還銀行債務的時候，銀行本身的營運就會成為問題。一旦銀行無力繼續維持貸款工作，原先的卡奴將失去消費能力，而先將產品賣給該消費者的商人也無力收回費用，從而使得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危機更劇烈的顯示出來。

我們看到信貸制度，不但沒有抑制和減輕危機，反而正是形成危機的促因。〔…〕信貸制度消除了資本主義關係中僅存的嚴格性。它使得巨大的崩潰到處都是可能的。它使得所有資本主義的力量高度相關。由此，信貸制度使得危機加速也加劇，而這樣的危機正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力量的局部崩解。¹⁶⁹

正是由於信貸制度，使得人跟人之間的私有財產關係開始變得能夠互相相關，但也正是如此，一旦危機產生，更大範圍、更多人受牽連的狀況也更容易發生。

適應方法〔以信貸制度而言〕必定是由能夠抑止某一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對立關係，也就是說，能夠抑止或減弱資本主義經濟的某種矛盾，且能夠在某一時間點上，容許受制的生產力能有活動的自由。¹⁷⁰

簡單來說，信貸制度對於減輕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的矛盾，只能夠是暫時的。如以長期的眼光來看，信貸制度看似更增加了危機不論在質上或量上的風險。

於是，盧森堡認為，信貸制度不但沒有真正減弱資本主義的對立關係，反而更加深了其他的對立：

[1] 藉由擴張生產到極限，同時在最小的狀況下(at smallest pretext)癱瘓交換，惡化了生產模式和交換模式間的矛盾。[2] 藉由把生產和擁有權分離，也就是說，把生產中的資本變成社會資本，並且同時把利潤的部分，以資本利潤的形式，變作所有權。由此加深生產模式和佔有模式(mode of appropriation)間的對立。[3] 藉由把巨大的生產力放入小部分人的手中，並且徵用(expropriating)大量的小型資本，加深了財產關係和生產關係的矛盾。[4] 藉由讓國家必然介入生產，加深生產的社會性格與私有

¹⁶⁹ ibid, p.14.

¹⁷⁰ ibid, p.15.

資本家擁有權的對立。¹⁷¹

由此，信貸制度根本上重新製造了資本主義世界中的對立。它使得這些對立尖銳化，甚至加速了這些對立的發展，且因此將資本主義社會更容易推向自己的滅亡。

資本主義調適的首要行動，事實上應該要打擊並且抑制信貸制度。事實上，信貸制度根本不是資本主義調適的方法。正好相反，它是最極端革命重要性的毀滅方法。難道不是這種信貸制度的革命性格實際上激發了「社會主義改革」的計畫嗎？¹⁷²

二、對企業沒有集中的批判

伯恩斯坦認為，現實的發展中，企業集中化的現象並沒有完全發生，中小企業甚至因為大型企業的需要以及新型企業的不斷出現，而總是在市場中存活下來。因此，雖然總是存在著大型企業的併吞，但是中小企業卻沒有從企業的版圖中消失。在企業集中沒有完全發生的狀況下，中小型資本家沒有消失，無產階級的範圍沒有擴大，崩潰的可能性沒有出現。

盧森堡則說：

伯恩斯坦認為，另一個與前面指出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相矛盾的現象。在中型企業「堅實的集合(steadfast phalanx)」中，伯恩斯坦看到大型企業的發展並沒有向革命的方向前進，而且企業集中的效率也不如崩潰理論所期盼的。但是，在這裡，他成為他自己無知的受害者。因為把中型企業的消失看作大型企業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誤解了這個過程的本質。¹⁷³

首先，中小型企業在大型企業發展的過程中，並不是一個在數量上直線下降的趨勢。

¹⁷¹ *ibid*, p.15.

¹⁷² *ibid*, p.15.

¹⁷³ *ibid*, p.18.

根據馬克思的理論，小型資本家在一般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扮演了技術革新先鋒的角色。他們在雙重的意義下扮演這個角色。〔第一，〕他們在發展成熟的工業分支中創新新的生產方式；〔第二，〕他們對於創造尚未被大型資本家剝削的新生產分支是很重要的。¹⁷⁴

對盧森堡來說，中小型企業在現今資本主義中還能夠持續存在的原因，就是因為它們為了與大型企業中的大量生產和大型生產機具競爭，中小型企業必須研發出更新、更有效率的生產方式，或是開創出新的市場。但是，這樣的發展不能是無止境的。因為一旦大型企業找到可以得到新型生產技術，或進入新市場的方式時，中小型企業就無法繼續生存。大型企業在生產資源上的優勢仍是中小型企業不能取代的，由此，中小型企業只能夠在大型企業的夾縫中求生存。

我們不能設想中型資本家會直線式的逐漸消逝。正相反，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純粹是辯證的，以及總是在矛盾中發展。中產資本家階層發現他們自己和工人一樣，被成長(ascendant)與衰退(descendant)的兩種對立趨勢所影響。在這個例子中，衰退的趨勢是生產規模的持續擴大，這使得一般規模的資本在某些階段是多餘的，而且不斷從世界競爭中排除一般規模的資本。成長的趨勢首先是既存資本的間歇性下滑(periodic depreciation)，這會使得在某一時間內生產規模與資本的必要最小價值量(the value of the necessary minimum amount of capital)比例縮小。這由資本主義生產進入新的階段表現出來。一般規模企業與大型資本的鬥爭(struggle)不能被認為是一種恆常持續的戰爭，在當中弱勢的軍隊〔一般規模企業〕不斷直接地且在數量上消融。這〔一般企業對抗大型資本的戰爭〕應該被看成小型企業的間歇性大量消失(mowing down)，這些小型企業又會迅速成長，但只會在一次被大型工業消滅。這兩種趨勢在中產資本階層擺盪。而衰退的趨勢最

¹⁷⁴ ibid, p.19.

終必然獲勝。工人階級發展的對立面才是真的。¹⁷⁵

在這裡，盧森堡指出，資本主義的發展是間歇性的，是同時被上升以及下降兩種力量拉扯。經濟衰退的趨勢是，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小型資本根本無力與大型資本競爭。但是隨著衰退的趨勢卻也帶出了成長的趨勢，因應著大型生產的需要，各廠商為了回收成本的需要，總是使得產品價格有下滑的趨勢，於是在這個時候，小型資本又有能力重新回到市場上。

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對盧森堡來說，資本主義中兼併的趨勢正是在中小型企業不斷從市場上消失中看到，現今市場上仍舊存有中小型企業的原因，只是因為大型企業還沒有能力掌握所有的市場。一旦大型企業能夠掌控全部市場的那一天，中小型企業的喪鐘也就敲響了。正是在這裡，資本主義中積累等規律依舊發揮著作用。

衰退趨勢的勝利不一定可以在中型企業在數量上絕對的減少中顯示出來。它〔衰退趨勢的勝利〕必定以以下的方式顯示自己：第一，在傳統生產分支中，運作企業之最少資本量的持續增加；第二，小型資本保有剝削新生產分支的階段越來越少。就小型資本來說，其結果是它〔小型資本〕能待在新工業的時間越來越短，以及生產方式作為投資領域的持續急速變化。整體來說，對於一般規模的資本階層，社會吸收 (assimilation) 和排斥 (dissimilation) 的過程速度越來越快。¹⁷⁶

因此，盧森堡認為，隨著成長和衰退的經濟力量不斷拉扯，市場上中小型企業不斷進出市場。但是為了因應大規模生產的衰退趨勢，要投入市場的新興企業必須面臨進入市場門檻加高的現象。例如，有了大潤發與加樂福之後，想要能夠與它們競爭的大型賣場，就必須有能力以更多的資本額，更大量的進貨，才有可能壓低進價，而與原先存在市場上的賣場競爭。

¹⁷⁵ *ibid*, p.19.

¹⁷⁶ *ibid*, p19-20.

正是因為資本中買賤賣貴的規則起著作用，才會造成中小型企業不斷從市場中被沖刷出來的結果。但是單單依靠統計上中小企業的數字，無法看到企業進出的趨勢。由此，把中小型企業的數量沒有減少，當作是資本主義調適自身的指標根本上是不對的。正正相反，在中小企業的進出中，盧森堡看到的是中小企業不斷成為資本主義規則的寄生因素，中小企業的存在不是資本主義本身的調適，而是資本主義原則的展現。

他〔伯恩斯坦〕看來是忘記了一般規模資本企業的運動法則。如果一個人承認小型資本是技術進步的先鋒，而且，如果一個人承認技術進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脈動，那麼這展現出來的是，小型資本是資本主義發展整體之一環，而它們將會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消失。中型企業的持續消失不是指資本主義革命的進程，正好相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停滯(cessation)、減緩。¹⁷⁷

三、調適方法的本質：資本家的眼睛取代社會主義的視野

從前面盧森堡對於信貸制度以及中小型企業的批判中，我們可以看到，對盧森堡而言，伯恩斯坦的調適方法之所以能夠看來有效的，只是因為它們在「短時間」內能夠調節資本主義本身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調節作用只能是暫時的，因為資本主義之所以會產生危機，只是因為它本身所具有的矛盾因素。而隨著矛盾因素不斷擴大，原先看似有效的調適方法將逐漸失去作用，甚至加深了危機發生的可能。這麼一來，當資本主義市場本身無法承受自身所引發的危機之時，調適方法也就隨之崩潰。因此，對於資本主義的最終分析來說，調適方法不僅是無用的，更是危險的。它讓資本主義看到了暫時的和緩，卻使它忘記了長遠的危險。

正是因為調適方法本身重新肯定了造成危機的矛盾，所以資本主義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經濟體質，反而應該拋棄調適方法。

¹⁷⁷ *ibid.*, p.20.

我們正不停頓地接近於末日的開端，即資本主義最後危機時期這一點，恰恰是從暫時規定危機還沒有到來的那些現象中產生的。如果世界市場基本上已經飽和，不再可能由於突然的擴充而擴大，同時勞動生產率又在不可遏止地大幅提高，那麼，生產力同交換界線的衝突持早就會到來，而且這種衝突由於反覆發生，會變得更加尖銳、更加猛烈。如果有什麼東西特別適合於使我們接近這個時期，能夠更迅速建立世界市場，由能很快使它力量耗盡，那麼恰恰是伯恩斯坦的資本主義的『調適方法』所依據的那些現象。¹⁷⁸

正是因為危機的調適有其界線，因此從最終的分析來看，伯恩斯坦所提出的調適方法是沒有用的。

從這一點看來，對於資本主義來說，危機的調適不但不是資本主義的進步，而是正好是資本主義原則的擴張與應用。進一步來說，危機與調適正好都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因此，調適方法根本不是對資本主義的改善。相反地，調適方法正是危機的另一面，它與危機一起攜手把資本主義帶入最終的崩潰道路上。

對於他〔伯恩斯坦〕來說，危機僅僅是經濟機制的失常 (derangement) 而已。伴隨著危機的停滯，他認為，該機制就是正常運作了。但是，事實上，危機並非「失常」一字的通常意義。這些「失常」是資本主義如果一旦缺少就無法發展的東西。因為，如果危機構成了資本主義中，唯一可能暫時解決存在於無限生產和有現世界市場衝突的辦法—且因此是正常的辦法，那麼危機就是一種不可與資本主義經濟相脫離的有機特徵。¹⁷⁹

盧森堡認為，伯恩斯坦之所以會將調適方法看作資本主義的「進步」，

¹⁷⁸ 中共中央馬恩列思著作編譯局（編譯）（1984）。*盧森堡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87。這一段文字盧森堡在第二版的時將它刪去，但原因不明。M. A. Water 的英譯本是根據第二版而翻譯，因此英譯本中沒有這一段的翻譯。但是這段文字對於盧森堡確立「最終目標」立場的強度有很大的影響。由於這段文字對我的論述很重要，因此我仍在這裡將他引述出來。

¹⁷⁹ Luxemburg, R., *Reform or Revolution*, p.33f.

是因為伯恩斯坦忘記了調適方法的界線。他看到了信貸制度、股份制度對於經濟危機的調節作用，但是他忘記了危機的產生，正是由資本主義積累的規律所造成的，而調適方法，也正是資本主義的法則爲了擺脫區域性限制而採取的行動。危機和調適，正好反映了資本主義邁向最終崩潰的腳步，而不是資本主義的進步。

正是危機使得資本主義停滯，而適應方法使得資本主義得以擺脫這種暫時的停滯，而繼續擴張。因此，對最終分析來說，調適方法與危機根本上都是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產物；而對於資本主義的擴張來說，調適方法反而比危機更加速了資本擴張的進程。

在資本主義生產「無阻礙的」進步中，對資本主義來說，隱藏了一個比危機更可怕(*graver*)的威脅。這正是利潤率不斷的下降，它不是由生產和交換的對立而產生的，而是從勞動生產力成長自身所造成的。利潤率下降使得任何中、小型資本不能生存。這因此限制了新的形式，且因此限制了取代資本主義方式的擴張。

作為間斷性資本的衰退，危機造成生產工具的價格下降，而且在同時增加利潤。危機因此創造了生產進步的可能性。危機因此看來是重燃資本主義發展之火的工具。危機的停滯—不是暫時的停滯，而是從世界市場上整個消失—將無法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危機的停滯反而會摧毀資本主義。

對於伯恩斯坦的「適應理論」來說，他忘記了危機的必然性以及中小型企業新的位置之必然性。而這正是為什麼小型企業不斷出現對他來說是資本主義發展停滯的標誌，雖然這事實上是資本主義一般發展的徵兆。¹⁸⁰

於是，在這裡，伯恩斯坦與盧森堡間對於最終目標的差異，造成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本身究竟「是什麼」的嚴重差異。

對於盧森堡來說，正是因為伯恩斯坦在看待資本主義社會現象

¹⁸⁰ *ibid*, p.34.

時，把資本主義發展的「整體性」——也就是資本主義崩潰的必然性——給忘記了，他把個別企業或個別資本家在生意上危機的調節，看作是資本主義整體危機的調節。

伯恩斯坦的理論沒有抓住當代經濟生活作為與資本主義發展整體、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機制的有機關係之特色。他的理論把這些細節從它們活生生的經濟脈絡中抽離出來。其理論把這些細節當作無生命之機械的分離部分。¹⁸¹

對盧森堡而言，危機的調節只是對個別的資本家有用，而對於整體發展的最終分析來說，調適必定有其界線，而這個界線就是資本主義危機的擴大所造成的消費力不足與階級對立尖銳化。

正是通過個別資本家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伯恩斯坦才能夠想像一個不斷發生危機、不斷克服危機、不斷向前進步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不是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這樣的直線性前進模式之所以能夠成立，完全立基於伯恩斯坦是從個別資本家的眼光來看世界。

它〔伯恩斯坦的修正主義〕是個別的(isolated)(單一的, single)資本家觀點，它反映的是，在他心中，經濟事實是作為透過競爭法則折射的事實。個別的資本家把我們經濟整體的部分看做各自獨立的實體(entity)。他把經濟事實看做它們對他，單一資本家的作用。他因此認為，這些事實僅僅是「適應方法」的失常而已。對於個別的資本家來說，危機確實僅僅是失常；危機的停滯對於資本家來說是更長期的存在。對於該資本家來說，信貸制度只是一種對於他自己對於市場需求來說，不足的生產力之「調適方法」。而對於他自己是成員的卡特爾來說，卡特爾確實抑止了工業的無序狀態。¹⁸²

因此，對盧森堡來說，從伯恩斯坦宣告放棄最終目標時，就可以看出他早已背離了社會主義。因為伯恩斯坦用來看待當今社會的眼鏡，正

¹⁸¹ *ibid*, p.33.

¹⁸² *ibid*, p.34.

是個別資本家的眼鏡。從這個眼鏡看出來的世界，看到的都是個別企業的危機與調適，這在根本上與馬克思眼中看到的資本主義整體是不一樣的。

修正主義只是從個別資本家角度出發的理論創新。如果這種觀點不在理論上屬於庸俗(vulgar)資產階級經濟，它還會屬於什麼呢？¹⁸³

這樣的觀點，在伯恩斯坦對於股份制度以及社會財富成長的看法上，顯得特別明顯。他以收入以及稅收統計作為經驗事實，來否定企業的集中等於財富的集中，由此說明，就算企業集中的現象正在發生，社會財富反而是分散了。由此，社會財富沒有聚集在少數人手中，企圖通過消費力不足來支持崩潰理論的說法愈來愈難成立。

伯恩斯坦所提出的統計數字的意義何在，根據這個統計數字，在資本主義企業中，持股人的數量變得很多的意義又是什麼？這些統計數字所呈現的如下：現在，資本主義企業不是單一的資本佔有者，而是多數的資本家。結果是，「資本家」的經濟主張不再只指向單一的個人。今天的工業資本主義是一群個人的集合，由成千上百的個體所組成。「資本家」的範疇自身已經變成一個社會的範疇。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資本家已經「社會化」了。

184

透過股份制度，使得每個股東都能夠參與並分享公司的利潤。但是，都能分享利潤的意思是什麼？正是使得每一個股東都成了資本家，如果每一個股東都想要使得手上的錢能夠擴大，那麼隨著股份制度的擴張，資本的規則就控制更多的人。於是，隨著股份制度越擴張，資本的能力就越強。

這麼一來，股份制度對於盧森堡來說，就有了新的意義。股份制度不是化解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對立，反而是希望讓工人變成有錢人，

¹⁸³ *ibid*, p.34.

¹⁸⁴ *ibid*, p.36f.

企圖化解消費力不足所造成的危機。但是，不可能存在一個只有資本家，沒有工人的世界。因為工人與資本家是兩個相互對立，但又是相互依存的概念。正是由於生產上的雇庸關係，才產生工人和資本家的關係。如果不從根本上瓦解雇庸關係，那麼工人和資本家的矛盾就會持續存在。社會生產但是私人佔有的生產關係也不會被解決。

這麼一來，伯恩斯坦企圖把生產關係上的問題轉移到財富問題的努力就失敗了。

這是一個簡單的經濟上的錯誤。伯恩斯坦認為的「資本家」不是指生產範疇意義上的，而是財產權(right to property)。對於伯恩斯坦來說，「資本家」不是一種經濟上的單位(economic unit)，而是一種財政上的單位(fiscal unit)。而且，「資本家」對他來說不是一種生產的因素(factor of production)，而僅僅是特定數量的錢(certain quantity of money)。這就是為什麼，在他英國紡織拖拉斯的例子中，他沒有看到 12300 有「錢」的個人混合進一個單一的資本家單位，而看到 12300 個不同的資本家。〔…〕這就是為什麼對伯恩斯坦來說，整個世界看來是聚集了一大堆資本家。

這裡，再一次，他經濟錯誤的理論基礎就是他把社會主義「通俗化」(popularization)。這就是他所做的。透過把社會主義的概念由其生產關係變成財產關係，把單一的個人當作主題，而不是企業家，他〔伯恩斯坦〕把社會主義的問題從生產的範圍，轉變到財富關係的範圍——也就是說，從資本家和勞工之間的關係，變成富人與窮人的關係。

正是這個不同，〔…〕伯恩斯坦把社會主義的實現放在使得窮人變富的可能性上。也就是說，他把社會主義的實現放在階級對立的減緩上，且因此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¹⁸⁵

正是因為從資本主義整體觀點退出，所以伯恩斯坦看不到資本主義崩

¹⁸⁵ ibid, p.37.

潰的必然性，從而也就看不到社會主義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這麼一來，伯恩斯坦對於最終目標的放棄，基本上就是他採取個別資本家觀點造成的結果。但是，放棄了最終目標，就是放棄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這麼一來，伯恩斯坦基本上就放棄了社會主義將臨的必然性，從而離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他使得社會主義變成是一場夢，一場沒有基礎、無法實現的夢。

修正主義的錯誤正是在於把競爭的現象，作為從個別資本家的角度來看，和資本主義經濟整體的現象給搞錯了。正如伯恩斯坦把信貸制度當作『適應方法』，庸俗經濟學(vulgar economy)也把錢當作對於交換需要之明智的『適應方法』。低俗經濟學也試圖發現資本主義現象中，不良現象的解藥。一如伯恩斯坦，它[低俗經濟學]相信規範資本主義經濟是有可能的。而以伯恩斯坦的方法，他企圖舒緩(palliate)資本主義的矛盾，也就是說，他相信修補資本主義漏洞的可能性。這最終變成一個反動的計畫、一個烏托邦的想像。¹⁸⁶

第三節 修正主義實踐策略的界線與革命的需要

透過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出，對盧森堡來說，伯恩斯坦之所以認為調適方法能夠真正改善資本主義體制，正是因為他已經拋棄了社會主義的觀點，而從單一的資本家眼光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這麼一來，伯恩斯坦就看不到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從而放棄了社會主義必然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法則。也正是因為這種社會主義必然性的放棄，伯恩斯坦的社會主義將失去必然性，也失去「科學社會主義」的特徵。

正是對資本主義採取了整體的觀點，而非單一的資本家觀點，盧森堡認為伯恩斯坦的調適方法必定有其界線。而立基於調適方法上的

¹⁸⁶ *ibid.*, p.34f.

漸進式社會主義原則，也必定產生問題。

伯恩斯坦沒有在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看到通往社會主義的發展。但是，為了保存他的社會主義計畫，最少在形式上，他在所有的經濟發展之外，求助於唯心主義的建築 (idealist construction)。他把社會主義從社會發展的確定歷史階段中，移到一個抽象的「原則」上。

盧森堡認為，一旦伯恩斯坦放棄最終目標的整體觀，他就忘記了漸進式的改革方法，都不能達到最終的成功，達到社會主義。同樣地，正是因為放棄了崩潰論的前提，伯恩斯坦看不到調適方法的界線，也看不到改革的限制。

一、對工會的批判

伯恩斯坦認為，利用工會的力量，可以將工人的力量集合起來，對資本家進行最低工資與最長工時的爭取。通過這樣的要求，可以逐步擺脫資本家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統治狀態。

盧森堡則認為：「工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實現資本家的工資法則給工人，也就是說，以當今市場價格賣掉他們的勞動力。¹⁸⁷」

如果勞動力的買賣仍舊奠基在市場的基礎上，那麼勞動力的價格仍舊無法擺脫供需的平衡。但是，勞動力的供給總是不斷存在，因為勞工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才能換取生活資源。這麼一來，工會最多只能使得資本家不會以過低的價格買到勞動力，而是必須以一般的市場價格來衡定的勞動價格。

如果我們考察社會發展的眾多因素，我們會發現自己不是通往一個標示著工會勝利的時代，而是通往一個工會發展的困難會增加的時代。一旦工業的發展達到高峰，以及資本主義進入其在世界市場的衰退階段，工會的鬥爭將會變得加倍困難。首先，客觀

¹⁸⁷ *ibid*, p.20.

上的市場合併(conjuncture of the market)對勞動力的賣者是不利的，因為勞動力的需求減緩，而勞動力的供給會比今日更加激增。第二，資本家自身，為了補償在世界市場上的損失，將會比現在更努力於降低分到工人部分的總生產（以工資的形式）。一如馬克思指出的，工資的下降是減緩利潤率下降的主要辦法之一。¹⁸⁸

就算工會可以為工人爭取的一般資本家可以接受的售價，在接近資本主義崩潰的狀況之下，由於(1)企業間兼併之後，勞動力空缺的減少，以及(2)原本資本家被淘汰之後，落回工人階級，使得勞動力供給增加，造成勞動力供過於求的狀況。這麼一來，勞動力價格的水平自然會下降，也就是工資自然會下降。

由此，工會的任務必定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無法持續。工會對於工資的爭取可能在暫時的狀況之下是有效的。但是就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性來說，工會的成就必定是有限的。

二、對合作社的批判

伯恩斯坦認為，透過合作社的發展，能夠消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企業間盲目競逐利潤的無序狀態。而生產合作社間，因為競逐利潤以及分工層級的關係，只能夠在小範圍內實行。但是消費合作社卻由於給出了共同利益—消費—的基礎，使得人們可以在消費合作社中學習合作的精神；並且，因為消費合作社和全體人類的需要是一致的，所以能夠大規模地擴展起來。更重要的是，透過消費合作社逐漸對於整體需求的確定，消費合作社可以回過頭來，使得生產不再是盲目的，而是可以依據需求來進行的生產。

盧森堡認為，伯恩斯坦之所以會認為消費合作社能夠取代生產合作社成為改善資本主義無序生產狀態的工具，正是因為他忽略的資本主義根本因素：生產是為了交換的生產，生產過程是一個為賣而買的行動。

¹⁸⁸ *ibid*, p.22.

在資本主義經濟下，交換統治著生產（也就是說，生產在很大的程度上仰賴市場接受度(market possibility)）。作為競爭的結果，透過資本的利潤對生產過程的完全控制——也就是無憐憫的剝削，變成每一個企業生存的條件。資本對生產過程的控制以下面的方式展現。勞動程度增加(Labor is intensified)。〔…〕老闆組成生產合作社，因此面臨到以至高的絕對主義〔市場法則〕來控制自身之矛盾的必然性。他們必須把自己當作企業資本家的角色——一個造成生產合作社失敗的矛盾，生產合作社要不是變成純粹的資本主義企業，就是，如果工人的利益持續作為最重要的要求，生產合作社就會解體。

生產合作社只能透過迂迴的方式，抑止生產和交換模式的矛盾才能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生存。而它們只能藉由人工地將自身從競爭的法則中移除才能達成這個目的。而它們只有在先前確定一個固定的消費循環，也就是說，有一個固定的市場的情況之下，才有可能成功。

正是消費者合作社才能為它的生產合作社兄弟服務。這裡〔…〕正是伯恩斯坦所想的秘訣：對獨立運作的生產合作社失敗的解釋，以及當生產合作社有消費合作社作後盾時，能夠生存。¹⁸⁹

消費合作社不是一個獨立於生產合作社，而能夠對生產合作社進行擴張的工具。正好相反，消費合作社之所以需要，正是因為生產合作社必須確保自己的利潤，而確保自己的利潤必須有一個能夠實現利潤的市場。正是在這裡，消費合作社成為生產合作社確保交換的地方，也就是生產合作社實現其利潤的地方。

再進一步來說，消費合作社能和全體需求一致的地方，只在於日常需求的消費品上。但是，資本主義真正重要的大型生產部門，例如鋼鐵、紡織、石油、機器等，卻不像日常需求品一樣，有著「全體」的需求。相反地，對於這些大型生產部門而言，真正的消費者在於需

¹⁸⁹ *ibid*, p.42.

要生產器具、相互競爭的資本家。而這些作為消費生產器具的資本家，本身也在競爭的狀態之中，因此也受著市場法則的控制，以買賤賣貴為目的。因此，資本主義大型生產部門仍舊無法有一個穩定的消費者市場，從而始終還是在競爭的狀態中。

這麼一來，消費者合作社的力量，就不再能夠是一個能夠在所有部門完全擴大的力量。相反地，它的能力被限縮在日常消費品上¹⁹⁰。

因此，消費合作社的力量不如伯恩斯坦所預期的那麼強，它能夠與全體人一致的範圍是很狹窄的。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競爭模式，使得消費合作社無法擴展自己的力量。

不論是工會還是合作社，伯恩斯坦企圖通過它們所要求的，都是勞動者「收入的增加」。但是，盧森堡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要求的是對於「生產方式」的改變，而不是對於生產結果「分配方式」的改變。因為，正是資本主義在生產上的私有制，才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矛盾。因此，要改善資本的壓迫，必須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整體改變，而不是只改變分配方式，因為分配只是生產的結果。

合作社和工會完全無法轉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伯恩斯坦瞭解到這點，但是以一種錯誤的方式。因為他認為工會和合作社，是作為縮減資本家利潤的方式，以及因此使得工人能夠富裕。在這樣的方式下，他公開放棄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鬥爭 (struggle)，並且試圖將社會主義運動變成對「資本主義生產」的鬥爭。一次又一次，伯恩斯坦讓社會主義成為，對於「正義、更正義，然後再正義」之分配模式的努力。

〔…〕但是，由馬克思觀察到，既與時代下的分配模式，是該時代生產模式的自然結果這樣的想法所引導，社會民主黨並不爭取資本主義生產框架下的分配。相反地，它爭取對資本主義生產的

¹⁹⁰ 再進一步來說，如果消費合作社間仍有競爭的話，那麼消費合作社不但無法控制生產的秩序，反而會和生產合作社結合，一起對抗消費者。在這裡，就連在被限制的範圍內，消費合作社也會喪失與全體人類利益一致的特色。

抑制本身。簡單來說，社會民主黨希望透過抑制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而建立社會主義的分配。伯恩斯坦的方法，正好相反，希望透過對抗資本主義的分配模式，以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

191

伯恩斯坦弄錯了，他以爲階級問題可以轉變成爲貧富問題。他認爲只要窮人變富了，社會問題就解決了。他忘記了造成工人是窮人，資本家是富人的根本原因，正是因爲資本主義中，社會生產與私人佔有的矛盾關係。正是立基於生產上的矛盾，才造成了分配上的差異。由此，根本的生產矛盾不解決，分配的多寡只是暫時的、非根本的處理。正是因爲這樣根本的架構始終沒有被撼動，當大型危機來臨的時候，這種分配的方式終究會失效。

三、對民主制度的批判

伯恩斯坦認爲，民主的特色可以展現在兩方面：(1)去除社會中的統治關係，而由全體人民來進行統治。而人民統治的權利必須有保障，因此需要(2)不平等法律的去除。這是一條漫長的路，因爲統治者不會輕易的放下手上的權利。但是，漫長的爭取是有代價的，因爲隨著爲自身權利義務的爭取，目前在經濟上處於被壓迫地位的工人，或在其他方面被統治的人民，會逐漸學會要求自我權利，以及如何要求自我權利，由此逐漸讓工人以及受壓迫人民的智力和政治參與能力茁壯起來。

特別是在爭取的過程中，人民會體會到個別要求間衝突的必然性。而在沒有統治關係的狀況下，人民必須尋求在對等關係下的合作方式，由此體會到妥協的必要性。而馬克思對於無階級社會的要求，就在這種運動爭取、法律保障、妥協合作中逐漸實現。

盧森堡則認爲，伯恩斯坦忽略了目前社會的本質，是一個階級社會。立法改革的成功，必須建立在無「階級統治」的前提之下。

¹⁹¹ *ibid*, p.44. 粗黑體是爲強調重點而自行加上，原文中沒有。

區別資產階級社會與其他階級社會的地方是什麼呢？正是階級統治(class domination)不在於「權利的獲得」，而是在於真正的經濟關係上——在薪資勞動不是一種法律關係，而是一種純粹的經濟關係事實上。在我們的法律制度下，並不存在今天階級統治的單一法律公式(an single legal formula)。階級統治公式僅存的線索在於（作為關於奴隸的）封建社會殘餘。¹⁹²

伯恩斯坦試圖通過法律關係來修正經濟上的壓迫關係，這是行不通的。因為經濟上的階級壓迫關係，並不是立基於法律上的，而是從生產關係中長出來的對立與壓迫。因此，試圖從法律上修正根本不存在於法律中的經濟統治關係，無異於緣木求魚。從生產的根中長出來的統治關係，就要從生產的根本上去除，否則將是無用的。

薪資勞動體系內的剝削，不是建基在法律上。薪給的程度不是由立法確定的，而是由經濟的因素確定的。資本主義剝削的現象不是立基於法律特性上，而是立基於勞動力在此種剝削關係中，扮演被出售的商品角色，在其他特徵中，扮演生產價值量的角色——〔其生產的價值〕超過以維持勞工生活所需形式呈現的價值。簡單來說，在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資本主義階級統治的根本關係無法藉由立法改革來改變，因為此種關係還沒有被資產階級的法律給呈現出來，也還沒有被以資產階級法律的形式設想。明顯地，當伯恩斯坦在說「社會改革」的時候，他沒有意識到這個。¹⁹³

薪資奴隸要如何能夠透過「立法的方式」來抑止呢？伯恩斯坦，他希望藉由立法改革的方式來趕走資本主義，卻發現自己陷入和烏斯龐斯基的俄國警察一樣的狀況，那警察說：「快看，我抓住了一個惡棍的領子！但是我看到了什麼？這個混球沒有領子啊！」而這正是伯恩斯坦的困難。¹⁹⁴

想抓住惡棍領子的警察，到頭來發現這個惡棍根本沒有領子，就像伯

¹⁹² *ibid*, p.50.

¹⁹³ *ibid*, p.51.

¹⁹⁴ *ibid*, p.50.

恩斯坦想從法律關係中，改善資本經濟體制的壓迫關係，到頭來卻發現經濟的壓迫關係根本不在法律的範圍內。

政治解放與經濟解放的不一致，可以從議會中資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的衝突中展現出來。

政治關係的領域上，民主的發展帶來所有大眾階層參與在政治生活中，而且，結果是形成某種「人民的政府」。但是此種參與採取了資產階級議會主義的形式，在當中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沒有被排除，相反地，公開的展示出來。¹⁹⁵

於是，就算人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等的權利義務關係，就算人們能夠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在公共事務上決定自己的選擇。但是，當人們離開投票所，回到職場上，他仍舊面臨著領薪階級與發薪階級的壓迫。

這麼一來，政治生活的解放就還不是人類整體的解放。相反地，政治生活的解放有可能會使人忘記了更大的壓迫可能不是來自於投票瞬間的限制，而是來自於日常生活中的佔有統治。政治領域的解放不等於經濟關係的解放。

更進一步來說，伯恩斯坦認為透過一系列政治平等權利的爭取，可以逐步剝奪統治者的權力。盧森堡認為，這與階級社會的本性是相違背的：

資本主義發展造成了國家本性的改變。當今的國家是統治階級的組織。它預設了特定的社會發展，因為這些利益和社會發展與統領階級(dominant class)的利益相一致。勞工立法只在與資本家階級的當下利益，作為一般社會的利益，相符合的狀況下進行。但是此種和諧只能維持到某種資本主義發展的時候。當資本主義發展達到某種程度，資產階級的利益，以及對經濟進步的需要，作

¹⁹⁵ *ibid*, p.52.

為一個階級，開始在資本家的意義下起衝突。¹⁹⁶

所謂階級社會，是指統治階級利益優先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以資本家利益優先的社會。盧森堡以關稅政策與帝國主義的產生，來作為現今階級社會的證據：

現在的關稅政策，多在保護某些行之有年的生產形式(aged forms of production)，而不是保護年輕企業。〔…〕許多工業分支在現今相互依賴的狀況下，對於任何商品的關稅保護，必然導致國內其他商品生產的花費提高。這會阻礙經濟的發展。但是這不是從資產階級的利益來看。當工業部門需要關稅來保護其發展時，該企業以關稅來保護其市場。這表示現今的關稅不再作為保護新興資本家對抗成熟資本家的辦法。

對一個社會來說，或對一個國家來說，關稅政策應該是保護該國重要產業的保護措施。它可以使用提高相關產品稅收的方式，提高外國其他相關產品的售價，由此保護該產業在本地市場上的優勢。但是，這種保護關稅措施，卻會使得與保護產品相關的產業，成本全部提高。這麼一來，反而對這些相關產業不利，使得新興的資本家在舊有保護產業的市場上難以競爭。

更進一步來說，如果企業的競爭可能對消費者有利，或至少是暫時的有利。那麼關稅政策的保護措施，消除了競爭的條件，由此也使得在被保護的產業上，對消費者有利的狀況無法出現。這可以在至少兩點上展現出來：(1)由於價格的保護，消費者必須接受被保護工業所制訂的價格。由此，被保護工業可以實現一定的利潤。(2)被保護工業因為不需接受市場的競爭，會導致該工業在技術進步上的停滯，以致於無法以更好、更優良品質的商品提供給消費者。

這麼說來，如果要使得經濟持續進步，應該要去除關稅制度才對。但是正是因為這樣的制度能夠滿足個別資本家的需求，所以關稅

¹⁹⁶ *ibid*, p.25f.

制度在各國普遍存在著。關稅已經變成是「〔1〕一國的資本家團體對抗其他團體的方式。〔…〕〔以及2〕關稅不再需要作為保護一工業開發並征服國內市場的工具。關稅現在是工業卡特爾化不可或缺的方式，也就是說，是用於資本家生產者對抗消費社會鬥爭的工具。」

197

在這裡，階級國家或階級社會的特色表露無遺：在階級社會下的制度，是爲了保障階級特權的制度。

軍國主義(militarism)的發展上也可以看到這一點。發動戰爭對每一個國家都不利，特別是因爲戰爭所需的花費和支出，會對各國的經濟造成一定程度的負擔。因此，爲使得經濟持續成長，應該要反對軍國主義的擴張才是。

但是，若從資產階級的角度來看，事情就不一樣了。對資產階級來說，軍國主義是不可或缺的。〔…〕〔軍國主義的發展可以爲資產階級帶來以下好處〕：〔1〕作為對與其他國家團體競爭利益的工具。〔2〕作為取代金融或工業資本的方式。〔3〕作為控制該國勞動人口的工具¹⁹⁸

在這裡，階級社會的特點再次展現，階級社會的發展不是爲了滿足全體成員的福祉，而是爲了統治階級的利益。

當資本主義的發展與統領階級的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資本主義國家與後者一致。其政策，一如資產階級的政策，開始與社會發展相衝突。因此，它〔資產階級國家〕越來越失去作為社會整體代表的特色，而轉變成爲純粹的階級社會。或者，準確的說，這兩個特質越區分越開，然後發現兩者在國家的本性中是衝突的。這個衝突會越來越尖銳。因爲，一方面，我們有在國家方面的一般利益的成長，它在社會生活的介入、對社會的控制等等。但是，另一方面，其階級特徵要求國家的活動中心和其強制的方法越來

¹⁹⁷ ibid, p.26.

¹⁹⁸ ibid, p.27.

越只對資產階級有利，而對社會整體只有負面的效果，一如在軍國主義、關稅以及殖民地政策。更進一步，由國家行使的「社會控制」，也同時被其階級特徵給控制。¹⁹⁹

這麼一來，作為全體成員平等權利解放的政治改革，它的限制就顯而易見了：

議會作為國家組織的一部份，它應該要表達社會整體的利益。但是議會主義在這裡表達的卻是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說，一個由資本主義利益主導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代表的機構，以民主的形式，在內容上是統治階級利益的工具。這在民主只要與其階級特徵衝突，以及真的變成大多數人的真正利益工具的時候，特別明顯。這也就是為什麼對議會改革大多數的爭取(conquest)是一種完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精神的算計，只思考民主的一個面向一形式的面向，而不考慮另一面，實際的內容。整體來說，議會主義不是直接逐步擴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主義元素。正相反，議會主義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殊形式，有助於既存的資本主義對立成熟和發展。²⁰⁰

因為階級社會受限於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在還沒有從根本上消除階級社會之前，對於整體社會平等權利的要求，將是不可行的。

四、改革策略的界線與革命的必要

透過上面的批判，盧森堡認為伯恩斯坦的錯誤在於：對資本主義法則必然性的忽視。正是因為他忽略了資本主義的法則，所以他會認為：(1)工會運動的成果是沒有限制的；以及(2)民主的進展是沒有條件的。正是因為資本主義的雇傭關係，確立了資本家與工人間的對立關係。正是因為資本家為了累積剩餘價值，所以它們必須提高剝削率，降低工資或提高生產力。

¹⁹⁹ *ibid*, p.27f.

²⁰⁰ *ibid*, p.28.

這麼一來，如果資本主義的法則是確立的，則崩潰是內在於生產法則中的。由此，工會運動最多只能讓工人以勞動力市場可以接受的價格賣出，但是在這樣有限的範圍內，工會的成就最終也會因為資本主義法則的必然崩潰而無效。在大危機發生的前夕，工人被機器取代，中小型資本家被大型資本家淘汰，無產階級供給數量增加，資本家對於勞動人力的需求降低，工會將不再有談判的籌碼。

民主的進展也是一樣。無統治的境況能夠逐步擴展，必須建立在沒有「階級統治」的前提下。但是去除生產上的階級統治，必須從生產方式的變動著手。伯恩斯坦採取了錯誤的進路，他試圖通過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要求，來改善內在於生產方式中的對立因素。

正是因為伯恩斯坦忘記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內依法則，所以他會把「看起來」像是社會主義的現象，解讀成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中的逐步發展，但是卻忘了不論這些因素看起來多「像是」社會主義的，卻仍舊是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換句話說，仍舊受資本法則的規範。

這是資本主義秩序的一種特性：在它當中，未來社會的所有元素首先假定，在它們的發展中，不接近社會主義的形式，反而，相反地，漸漸遠離社會主義。生產漸漸採取社會性格。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性格是以什麼形式來表達呢？正是以大型企業的形式，以股份的形式考量，生產結盟，在當中資本主義的對立，資本家的剝削，勞動力的壓迫，都增加到極點。²⁰¹

股份制度使得每個人都有錢，卻使每個人都成為希望累積利潤的資本家。有錢人變多了，資本的控制範圍也擴大了。生產者結合起來了，卻成為排他的利潤累積團體，因為唯有累積更多的利潤，或剩餘價值，才能在市場上和別的資本家或卡特爾競爭。在工會與民主制度的運作下，生產法則的手仍然在背後默默轉動著無情的歷史輪軸。

這麼一來，要將資本主義中「看似」社會主義的因素給「真正解

²⁰¹ *ibid*, p.52.

放出來」，就必須先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除去。透過除去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才能將資本的統治給移除。

在這裡，革命與改革的差別顯著地呈現出來。革命要去除的，正是改革的界線。改革不是完全無用的。在改革中，新秩序的因素確實顯現出來，但是資本主義的框架限制了改革的發展，而且使得每一種改革，都只在與當前統治階級—資產階級—利益相一致的範圍下才能維持。一旦改革與資本家的利益開始違背的時候，改革方法就將會失效。

就改革方法的失效來說，改革是有界線的。而就改革與資本家利益相一致來說，改革不是前進的，而是反動的，因為它肯定了資本主義的運作體制，從而深化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於是，調適方法站在資本主義體制中，和社會主義的理想漸行漸遠。

盧森堡認為，歷史已經告訴我們改革與革命的不同：

從階級社會在其歷史中，有階級鬥爭作為主要內容的首要外表上，奪取政權就是所有漸起階級的目標。這可以從拉丁農民反抗古羅馬的地主和貴族、中世紀時，貴族對抗主教，與在城市中手工業者對抗貴族之中看出。現代則是資產階級對抗封建主義。

立法改革和革命不是歷史發展的不同方法，可以從歷史中隨意抽取出來，〔...〕立法改革和革命是階級社會發展的不同因素。它們互相做為彼此的條件，也互相補充，而且同時是相互排他的，一如南極和北極、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樣。

每一種法律建制都是一種革命的產物。在階級的歷史中，當立法是既存社會生活之政治表達的時候，革命是政治創造的行動。對改革的努力，並不包含其自身，獨立於革命的力量。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對改革的努力只是在前一次革命的胚胎所指導的方向下進行〔...〕或是，具體一點來說，在每一個歷史階段中，改革工作只在由前一次革命所創造之社會型式的框架下進行。這正是

問題的核心。²⁰²

盧森堡認為，只要有階級對立的地方，就有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採取改革和革命的鬥爭方式。它們彼此間作為鬥爭的手段，互相呼應彼此的成就。革命是一種以新型體制取代舊的體制的鬥爭方式，而改革則是在革命之後，繼續使得新的被統治階級能夠對抗新統治者的工具。但是，改革總是在現今體制的框架下進行；換句話說，改革總是先肯定了當前的體制，然後尋求體制內能夠進行修正與改進的方式。與革命不同的是，不論改革本身走了多遠，它總是在現今體制能夠同意的狀況下進行。由此，改革不能改變體制整體的框架，要將舊有體制整體去除，必須依靠革命的力量。

因此，改革與革命本身的任務就是不同的。改革首先肯定了現有的秩序，而將現有體制內的新元素擴展到最大，但總是在現有體制的規範下，因而只反映了舊制度的特徵。而革命則是要將舊有體制整個去除，並且透過去除舊制度，使得新元素的力量真正展現出來。

正是因為任務的不同，所以「把改革看做是拉長的革命，或是把革命看做是一系列改革的壓縮(condensed)是與歷史相反的。」²⁰³

正是為什麼那些宣稱自己支持立法改革方式的人，他們〔以改革〕取代了奪取政權和社會革命，而且與它們相矛盾，而不是對同一個目標採取一種比較和緩的(tranquil)、冷靜的，以及緩的慢方式，而是另一個目標。〔那些採取立法改革立場的人〕他們不是要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他們是對於舊社會表面的改革。如果我們跟隨修正主義的政治概念，我們就會達到與跟隨其經濟理論一樣的結論。我們的計畫將變成不是社會主義的實現，而是資本主義的改革：不是對於薪資勞動制度的抑止，而是對剝削的減少，也就是說，是對資本主義濫用(the abuses of capitalism)的抑止，

²⁰² ibid, p.49.

²⁰³ ibid, p.49.

而不是對於資本主義本身的抑止。²⁰⁴

正是因為修正主義的改革路線肯定資本主義的體制，因而無法實現社會主義。修正主義者企圖通過改革而達到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改革肯定了資本主義的體制，根本上就否定了迎接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因此，社會主義必須藉助革命，來將資本主義的框架整個去除，使得社會整體架構發生改變，才能讓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而到來。

²⁰⁴ *ibid*, p.50.